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双重呼吸

□连云港 王鹤翔

徐则臣的《北上》在通勤包里已经翻到卷边,书中那些在运河上讨生活的船民,总让我想起执法艇上的望远镜里,那些在货船甲板上晾晒衣裳的船民。他们的生活随着水位涨落,而我的轨迹则被高铁时刻表切割成精确的段落。或许所有交通要道都是流动的时光隧道,把人们送往不同的时空坐标。

每周一清晨6点53分,G7794次列车的车门会准时吞下我的影子。连云港站站台蓝色的广告墙总让我想起儿子蜡笔盒里那支“普鲁士蓝”——他上周用这种颜色在墙上画了条歪扭的运河,说这是爸爸上班的地方。

G7794次列车出站的鸣笛声将我的思绪拉回车厢,车厢内通勤上班的人还睡眠惺忪,我想此刻的京杭大运河正在晨雾中舒展筋骨,货船上甲板的晾衣绳上,某件褪色工装正在模仿水鸟的滑翔轨迹,大运河里货船的汽笛声与高铁的鸣笛声或许会在同一时刻产生共鸣。忽然发现书页折痕与高铁线路图在第七十六页重叠,意大利人小波罗走过的路线,恰好被我的通勤轨迹截取成现代汉语的逗号。正发着呆,一声广播打断了我的思绪——“下一站邳州东站,列车将于7点38分到达,请您提前做好下车准备,携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,从邳州东站到运河执法码头的六七公里,会途经好几家早餐店。我常在这里买三

份辣汤——两份给值班同事,一份倒进我们肠辘辘的胃里,又酸又辣的口感让我精神为之一振。

当执法艇驶过徐连高速铁路大桥,我知道京杭大运河与徐连高速铁路必将在此交汇。看晚霞把运河染成熔化的青铜,恍惚望见两千年前的艚公与此刻的高铁乘客,正共用着同一条光的航道。我清晰地看到货船驾驶室内的船老大目光如炬,每一口吞吐,都融入了这唯美的画面,殷红的火星在运河的微风中明明灭灭,模糊了他坚毅的脸庞。于我而言,“老大”仅仅是对运河舵工约定俗成的简单尊称。尤记得与船老大握手时,他指甲缝里的铁锈和老家堂屋门栓上的铜绿如出一辙。但在读完《北上》后,我似被一道闪电击中认知的暗夜,恍然惊觉,“老大”一词绝非如此单薄。它宛如巍峨耸立的高山,稳稳撑起家庭的苍穹,肩扛着身为顶梁柱不容推卸的责任与担当。

周五傍晚的归途总带着某种仪式感。当列车经过蔷薇河大桥时,我习惯把额头贴在车窗上,看晚霞在河水里流淌成液态的琥珀。这个瞬间,铁轨与河流仿佛在合奏某种古老的韵律,让我想起《北上》里那句“所有的迁徙都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”。我知道,我就要到家了。

连云港站的站前广场上,妻子总牵着儿子站成温暖的剪影。小傢伙会突然挣脱妈妈的手,举着幼儿园发的饼干向我跑来,仿佛要把整个星期的思念都塞进我手里。这时候,彭城的辣汤与港城的海风在记忆里交织,铁轨与运河的双重呼吸,终于在拥抱中化作人间最平实的烟火。

嫩得过分,自来水都能将其冲折。我切碎香椿头,打上几只鸡蛋,撒少许盐,搅拌均匀后下锅煎炒。不多时,一盘黄中泛紫的时鲜菜便端上桌子。然而,兴致勃勃品尝时,我却发现这道菜蛋味浓郁,非但没有尝到椿芽的清香,反而咂摸出丝丝苦涩。我大感不解,香椿为何不香?

电话请教农科院朋友,他让我拍几张图片传过去。他说我扦插的不是香椿树,而是与香椿树极为相似的臭椿树。这两种树非专业人士很难分辨,香椿树皮粗糙,呈条片状剥落,臭椿树皮较为光滑;香椿树叶为偶数羽状复叶,臭椿树叶则为奇数;香椿树果实为蒴果,臭椿树则为翅果。最明显的区别还在于气味,掐断嫩芽闻闻,香椿树芽有股淡淡清香,臭椿树芽则带有莫明异味。不过,臭椿芽虽不好吃,但吃一点并无大碍,因为它的根、皮、叶均是很好的药材。这次误打误撞,让我慨叹不已:自然界真是奥秘无穷,看似平常的植物,却蕴藏着诸多未知学问。许多事物外表相似,内里却天差地别。唯有用心观察、仔细分辨,方能识得“真味”。

了。酱爆螺蛳看似简单,但要让螺壳里的螺肉鲜嫩味美,还是有学问的。首先爆炒的螺蛳下锅之前,要一直养在水里,保持螺肉的鲜活;其次螺蛳入锅烹烧过程中,螺盖不能外敞,保持肉质鲜美;三是小火焖炖十来分钟,让锅里的汤汁一点一点浸入螺肉里。等上十来分钟后,拎起锅盖,那锅里的香气,是诱人的。父亲先给我盛半碗,碗里的螺蛳青中泛红,香味扑鼻,忍不住从碗里抓起一颗,虽然烫手,但还是舍不得放回碗里,用舌头挑开螺盖后,嘴对着头部用力一吸,“吱溜”一声,螺肉连同汤汁一起钻进了嘴里。那味道令人总有品不足、尝不够的感觉。

自从进城生活后,再没有河沟圩塘可供我们摸螺蛳了。妻子知道我喜欢吃酱爆螺蛳,每年清明后总要回趟老家,向邻居家借只淌网,淌半桶螺蛳带回城里。用水养三四天后,才做酱爆螺蛳。我坐在阳台上的餐桌旁,伸手从妻子端来的盘子里拿一颗螺蛳,用牙签把螺盖拔掉,先从尾部吸一下,再从头部用力一吸,螺肉连同汤汁一起钻进了嘴里,家乡的味道便流进了心里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。我们几个围着餐桌而坐,不停地将一颗一颗带有汁水的螺蛳送进嘴里“吱溜、吱溜”地吸食着。吸食螺蛳,它看上去很俗,但品尝起来很美。在餐馆里,大家快乐地吸食螺蛳,说说往事,很是幸福。

清明絮语

□南京 田肃雨

很多人认为,以前中国只有阴历没有阳历,阳历是西方的“舶来品”,其实不然。所谓阳历阴历只是参照太阳和月亮运行周期制定的历法,并无中西之分,古代中国采用的是阴阳合历,只是通常以阴历纪年,才给人以没有阳历的错觉。我们的祖先观察太阳的运行,将太阳在黄道位置划为24等分,每等分15度,精准推算出一年二十四节气,每个节气对应一种气候,人们根据节气能够比较精准地安排农事,实际上每个节气对应的阳历日期是几乎不变的。

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是不折不扣的阳历节气,清明是根据天文现象来确定的,而非固定在阳历的特定日期。在清明这天,太阳到达黄经15度,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记载,“春分后十五日,斗指乙,则清明风至”。《岁时百问》释其名曰,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。故谓之清明”。

水青为“清”,日月为“明”,“清明”二字的原意为清澈明净,清明在春分之后15天,此时气温逐步攀升,雨量也开始充沛,天气晴朗,四野明净,是万物复苏、生机勃勃的时节,好一派春和景明之象。清明节既是自然节气,也是传统节日,兼具了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,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。

祭祖扫墓、缅怀先人是清明。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在清明时节前后祭扫坟墓的习俗,先是在王公贵族中兴起,后来逐渐扩散到民间,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。在这个节日里,人们在祖先的坟茔前清除杂草、修缮墓地、叩头祭拜,献上鲜花、水果、香烛等供品,不仅是对祖先的哀思和怀念,也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。站在墓碑前,仿佛有了一场关于“我们从何处来,将向何处去”的生命思考,只要我们心中留有祖先的影子,他们便未曾真正离我们而去,而是换了一种方式,永远活在我们心中,这或许正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

踏青游玩、享受春光清明。南宋诗人吴惟信在《苏堤清明即事》中写道: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生动地描写了人们踏青春游,享受大自然之乐的优美画面。在这个梨花飘雪、海棠铺绣、雨润如酥的大好时节,或携手家人,或邀三两知己,共赴一场与春天的浪漫约会,看“柳丝摇曳燕飞忙”,赏“春草青青万顷田”,听“叶底黄鹂一两声”,这股春色美景,怎能辜负?在这美好的春日时光里,荡秋千、放风筝、折柳枝、吃青团,暂时放下尘世烦恼,主动拥抱自然,完成一场将春色揉进时光的浪漫仪式。

顺乎天时、播种耕耘是清明。清明时节,气温日益升高,雨水逐渐增多,正是顺应自然规律,进行春耕春种的好时机,俗话说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,指明了种植瓜类和豆类作物的最佳时机;“植树造林,莫过清明”,说的是清明前后树木易成活、生长快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这是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时节,只有辛勤付出,才能让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丰收的梦想,才能更好地见证生命的轮回与未来的延续。在这个惠风和畅的日子里,我们不管从事何种职业,都要抢抓时机,用勤奋播种,用努力施肥,用汗水浇灌,在自己的“土地”上铸造可期的未来。

想起了苏东坡的《东栏梨花》:“梨花淡白柳深青,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?”时光易逝,人生无常,在这万物清明之时,保持平和的心态,珍惜眼前的美好,像东栏梨花一样保持纯净与淡然,以一颗坦荡的心去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。

江南的清明,宛如一幅氤氲的水墨画,雨丝轻落,晕染出无尽的诗意与情思。

细雨如丝,落在青瓦上碎成细雾,漫过石桥。柳梢染翠,蚕豆花绽满田垄,水巷深处艾草的雾气袅袅升腾。乌篷船载着竹篮与铁锹,欸乃声中,搅碎了倒映白墙的河水,摇向郊野。两千年的时光,在这江南的土地上凝成青苔,生长在墓碑与老樟树的褶皱里。

寒食遗风,在檐角悠悠徘徊。老妇人用苇叶裹着冷团子,糯米中嵌着隔年的桂花糖,说是要让先人尝尝旧日的甜味。窗台上新采的鼠曲草,凝着水珠,让人仿佛看见《诗经》中采蕨菜妇人的身影。她们从先采的阡陌走来,粗布衣襟扫过的坟茔,先于纸钱感知到了春意。

雨幕中的清明,宜在廊下静听古人吟唱。杜牧的愁绪、白居易的叹息、韦应物的酒盏,都融入了这江南的潮湿。私塾旧址墙根,顽童用炭笔描摹诗句,稚嫩笔画与斑驳碑拓交织,难辨哪个更接近永恒。祠堂前的说书人拍响醒木,将介子推与苏小小的故事,生死悲欢,都混入茶汤,被听客伴着梅子饮下。

扫墓人踩过湿滑田埂,惊起白鹭掠过油菜花海。黄裱纸、三炷香,寄托着无尽思念。老翁清理祖坟边的水沟,新妇教婴儿辨认碑上姓氏。生死在这里没有森严界限,坟头的青团转眼便被麻雀啄成春泥。

异乡客的清明,满是惆怅。客棧天井里,游子对着手机中祖坟的照片斟酒,雨水打湿了虚拟的蜡烛。外卖的青团,豆沙馅太甜,比不上母亲手制的艾草香。隔墙的评弹声起,让玻璃幕墙外的霓虹也染上了水乡月色。

我的清明记忆,与祖母的蓝布围裙相连。她用井水浸手蒸青团,坟前必有祖父爱吃的嫩笋。今年独自扫墓,见无名墓前的竹编小舟与彩色鹅卵石,那份未署名的祭奠格外动人,恰似江南人含蓄的怀念。

暮色染蓝石巷,纸灰如归巢燕群。桥头老妪拆解祭品,分给流浪猫狗。孩童举着风车跑过,空气中残留着檀香。翻开《陶庵梦忆》,张岱笔下的繁华与窗外的寂寥重叠,我忽然明白,清明的深意,是让那些远去的人,在这个雨夜获得瞬息的团圆。

□浙江舟山 陈斌

香椿和臭椿

□南京 赵培龙

小寒时节时,茵茵绿草在杂树丛中悄然生长。漫步于秦淮河畔,深吸一口小阳春的空气,五脏六腑被滤得清清爽爽。

不觉间,脚步踏上七桥瓮湿地公园不远处的圩堤。园林工人们正爬上落下修剪树木。我见杂七杂八的枝条中有些颇似香椿,便随手挑选几根指头粗细,芽眼饱满的枝条准备带回扦插。记得儿时父亲说过,香椿可以通过扦插繁育。回到小区后,我便将枝条扦插于门前空地,浇透水,且用塑料薄膜覆盖地表保湿。

“山珍硬肥身无花,叶娇枝嫩多杈芽;长春不老汉王愿,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日前,我正津津有味地阅读刘邦在皇藏峪向当地山民讨要吃喝,山民一时无菜,只好用香椿芽做菜招待他的典故,忽然想起扦插多时的香椿枝条,我惊喜地发现,其顶端竟已吐出暗红色尖芽。扦插的香椿活了。

又是一场春雨。鲜嫩的椿芽渐次伸展,不几日便见紫色油亮卷曲的嫩叶尽情绽放,这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机。香椿芽有多种烹饪方式,比如,炒面筋、炒肉片、熘豆腐、炸香椿饼等,最简单的当然是香椿炒鸡蛋。香椿头

眼下,是螺蛳最肥美的时节,也占据着餐馆春季菜单。下了夜班,我约上三五个同仁到单位对面的夜市餐馆,点了一盆酱爆螺蛳,顺带几杯啤酒,舒缓疲劳。

螺蛳的烧法分两种,一种是带螺壳的,另一种是不带螺壳的。但我偏爱带壳爆炒的螺蛳,我认为这种做法,能完好地保存螺肉的原味,吃起来非常鲜美。小时候,清明前后,我们衣兜里总揣着酱爆螺蛳。玩累了,大家围坐在一起,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螺蛳,用竹签把螺盖拔掉,然后挑出螺肉,放进嘴里咸渍渍的,还有些麻辣酱味,太好吃了。螺肉虽小,味道鲜美,正如乡贤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食物》中写道:“螺蛳处处有之,用五香煮熟螺蛳,分给孩子,一人半碗,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。”

在苏北乡下,河沟圩塘众多,清澈的水中孕育着无以计数的螺蛳。这里的螺蛳颗颗青如翡翠,个头不大不小,体形像宝塔似的,一年四季均可食用。尤以清明前后螺蛳最为肥美,经过一冬的清养,螺蛳肚肠爽净,肉质丰满、肥美。这个季节,父亲从田间劳动回来,有时就顺手在水渠里摸了半篮螺蛳。回家用毛刷刷洗螺蛳外壳上的青苔或泥垢后,放在桶里用矾水泡养三五天,将螺蛳的腮胃、肠体内的秽物彻底排干净,这样的螺蛳爆炒出来才有原味。

父亲当过兵,干过炊事员,是做酱爆螺蛳的高手。儿时的我,最喜欢看父亲酱爆螺蛳

酱爆螺蛳

□扬州 陆金美